

历史

印度欧罗巴人的起源和扩展

陈有鏊

印度欧罗巴人是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的诸民族的总称，现分布于亚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等地。它包括印度语、伊朗语，斯拉夫语，波罗的语、日耳曼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凯尔特语、亚美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喜特语和吐火罗语等语族。从公元前两千年纪以来，他们曾经在世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而今仍在影响着世界局势的发展。

这支语系是怎样形成，其原住地在哪里，后来又怎样向周围地区扩展？本文试就这些方面介绍学术界有关研究情况。

最早指出印度欧罗巴语系这一世界性语言的，是英国东方学者威廉·琼斯。他于1789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市皇家亚细亚协会的一次演说中提到：古代印度梵文同希腊语、拉丁语和凯尔特语都有惊人相似之处，这是因为它们来自一种共同的语言。他的这一见解后来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威廉·琼斯的演说在语言学界引起很大震动。后来西欧语言学者拉斯马斯·拉斯克和弗朗兹·博普为此创立了印欧比较语言学。德国学者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把这一语系称“印度·日耳曼语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语系的西端在冰岛，称冰岛语，东端在印度，称印地语。欧洲学者也有称之为“雅利安语族”，由于“雅利安”来自梵文 *arya*（意为高贵）一词，现在人们已不这样称呼了。

印欧比较语言学在十九世纪后期得到长足发展。博普在柏林大学任教时，编纂过《比较文法学》，把印欧比较语言学列入该书第二版第三卷，为印欧语的研究工作开辟出一条途径。

二十世纪初，德法两国学者对土耳其斯坦进行调查，发现由印度普拉伏米文记载的在当时称之为托卡拉语的印度欧罗巴语，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同时，柏林大学亚述学教授雨果·温克莱尔在喜特王国首都波伽兹·科易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许多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泥版文书。布拉格大学的贝德里奇·赫罗兹尼译读了这种文字，认为这里所记载的喜特语，乃是属于印欧语系。后来，迈克尔·文特里对迈锡尼线形文字B的译读，对印欧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也起了很大作用。

一般说来，对语言比较的研究，要取慎重态度。各语种间的单词相似，并不等于它们有亲缘关系。语言比较不仅要求单词，还要求音韵、语形和文法等方面的相类似。仅就单词而言，还有性、数、格等因素。根据以上种种要素，我们可以把印欧语系中的各个语派复原到同一

时期内的共通基语。这种共通基语并非虚构的语言，而是从理论分析得来的，管尽在文献上还找不到证据。根据这种共通基语，我们可以说明各语派和各语种的由来和变化。

就语言学而论，印欧语系属于曲尾语部类。名词、代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都由词干和词尾构成。通过词尾变化表示性、数、格、人称和时态。最初它们都有八个格，后来经过合并、淘汰以及采用了付词和前置词，格的意义更明确了。到了近代，这些语种又有新发展，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实际上已取消了格。名词、代名词有男性、女性和中性之分，形容词和动词亦受此影响，这就是这种语属的特色。

印欧语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萨提姆（Satem）语群，一是森图姆（Centum）语群；一是在话言中保留着软口盖音即舌背子音（K、C、Ch），一是转化为齿擦音（S、Sh）。现以数词“100”为例说明：

萨提姆语群。

Satem（阿贾斯特语） Satam（梵文）

Suto（古教堂斯拉夫语）

森图姆语群

Centum（拉丁语） hekaton（希腊语）

hund（哥特语）

由此以见，印欧语中分布在东方的语族属萨提姆语群，西方语族属森图姆语群。“萨提姆”就是借用阿贾斯特语“100”（Setam）这一数词命名的，而森图姆则取名于拉丁文“100”（Centum）这个词。

印欧语为何会分化为这两种语群？有人认为是由于生存条件不同而造成的，即扩散到亚洲的那部分印欧人受到生活条件的影响，在音韵上发生了变化。其实这种解析过于简单化了。属于东方语群的中亚托卡拉语和小亚的喜特语在音韵上都接近于西方语群。所以这问题还待继续研究。

二

语言学界中，有的学者主张印度欧罗巴系各种语言，并非属于一个语族，而是一种语言联盟（Sprachbund），所谓语言联盟是指由分属于不同系统、两种或多种相似语言汇合而成的语言集团。这个集团中的各种语言，由于互相影响的结果，在音韵、文法、词汇等方面保持着表面相似之处。提倡联盟说的有意大利语言学者维托利·皮萨里和德国学者安东·谢勒。但他们是少数派，而多数人则坚持语族说。

语族说者认为，属于印度欧罗巴语族的有两种类型：一是语言群，二是讲这种语言的语言集团。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借用前者语言而自成体系的。侵入并定居于梅尔辛的亚细亚系统的保加利人采用南斯拉夫系统的利加利亚语就是其中一例。

语言学者对现行的印度欧罗巴系中的各语言群进行分析、比较和复原，发现这些语族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曾使用过一种共同语言，即共通基语。这种共通基语是最早的印度欧罗巴人在特定地域活动时使用的语言，后来随着他们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内部分化为若干不同的语族，而这种共通基语仍以各种不同形式保留在各种语族之中。因此，通过对这些共通基语的分析，我们可以推知印度欧罗巴人的原住地（Urheimat）以及他们是如何向外扩展的。

详细分析共通基语和借用语，并以此探讨使用这种共通基语的民族的原住地，这种学科称为《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aontology)。本世纪前半叶，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

现将《语言古生物学》中有关印度欧罗巴语系中的一些问题作一简要介绍。例如，雪和狼这两个单词在印度欧罗巴人各种语言中分布很广。

狼 Vrba(梵语) Lykos(希腊语) Wulfs(哥特语) Vlěké(古教堂斯拉夫语) Vilkos(立陶宛语) Wolf(德意志古代高地语)

注：拉丁语 Luups(狼)想必借用于萨宾语。

雪 nípha(希腊语) nix(拉丁语) Snechta(中世爱尔兰语) Sniėgas(立陶宛语) Snaiws(哥特语) Sněgu(古教堂斯拉夫语)

然而，在印度欧罗巴语族的基语中，从未发现“海”这个词。希腊的 thalassa 系来自当地土著的借用语。mare(拉丁语)、marei(哥特语)、meer(德意志语)、morje(古教堂斯拉夫语)、Mārēs(立陶宛语)的基语都不是“海”，而是“湖”。另外，在这一语系的基语中，也未见到“狮子”一词。据亚述人狩狮浮雕判断，公元前二千年纪狮子栖息于伊朗高原。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印度欧罗巴人的原住地应是在看不见海面，风雪交加，豺狼栖息的地方。众所周知，这样条件最可能是在小亚和伊朗高原以北的广阔地域。但从西土耳其斯坦 Ahay 出土的化石证实，中亚很早就生长着骆驼，而在印度欧罗巴语族的古代基语中不存在“骆驼”一词，有的只是借用语。所以中亚并不是他们的原住地。

令人奇怪的是，在印度欧罗巴语族的共通基语中，也没有“山”这个词汇。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他们的原住地是在那看不见大山的平原地区。

事实也确是如此。giri(梵文)，gore(古教堂斯拉夫语)，Гора(俄语)，这些“山”字的原义都是指“森林”。

从古典时代迄今，葡萄、葡萄酒、橄榄、橄榄油都是希腊人、罗马人(即现在的意大利人)不可缺少的食物和饮料。然而，拉丁语的 oliva(橄榄)系借用于希腊语 Olivum(橄榄油)，酒亦借用 Vinum(葡萄酒)。而希腊人的(橄榄油)elaia(橄榄) elaiom、oinos(葡萄酒)这些词，全部借用当地原来的语言。由此以见，这支民族的原住地不会在盛产葡萄、橄榄的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

关于印度欧罗巴人的原住地问题，还出现过“山毛榉”和“鲑鱼”的两场论战。同拉丁语 fagus(山毛榉)相应的词汇在希腊语派和日耳曼语派的各种语言中都看得到。现在，山毛榉是生长在从加里林格勒到克里木半岛一线以西的高加索地区。于是便有人说印度欧罗巴人的原住地不可能在这条线以东地区。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因为冰河后期(印度欧罗巴人出现的时期)的气候，同现代不同，与此相应的林相位置也会不断移动。不久前对生长山毛榉地带进行花粉分析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鲑鱼”问题，是指与德语 Lachs(鲑鱼)相应的词汇在斯拉夫语派和波罗的语派的各种语言都存在。所以，鲑鱼出现的地方就成为印度欧罗巴人原住地争论的焦点。众所周知，注入黑海的各条河流，均未发现鲑鱼回游，鲑鱼只生活于经德国和波兰流入大西洋和波罗的海的各条河流之中。但与 Lachs 相应的托卡拉语 Laks，只意味着“鱼”。日语中“狮子”一词，本来不是兽，而指猎兽，后来又代表猪，有时指鹿。同样，意味着印度欧罗巴语族“鱼”这个共通基语 Laksoš，更大可能是，在具有丰富鲑鱼地区移动着的印度欧罗巴人，使用

“鲑鱼”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因此，不管山毛榉也好，鲑鱼也好，用来确定他们的发源地或者活动范围，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无论如何，语言古生物学总是能笼统地指示印度欧罗巴人的发源地，尽管无法确定其精确的位置和范围。它还能在一定程度复原印度欧罗巴人在向四周扩散以前的社会生活。近年刊行的法国印欧比较语言学学者埃米利·本维尼斯特的名著《印度欧罗巴人的语言和社会》(1969年初版)，就是这方面最翔实的参考资料。

本维尼斯特说，印度欧罗巴人从原住地向外扩散之前，结成部族国家，其首领(拉丁语 rex，梵文 raj)不象后世国王那样，只是一个主持宗教仪式的僧王由僧侣(神官)、战士 ner 和平民 uiro 等组成阶级社会。社会基础是大家族，其中父系家长拥有很大权力。

印度欧罗巴人主要的生产部门为畜牧和农耕。他们饲养的家禽家畜有犬、牛、羊、山羊、马、猪、鸭、鹅等。其中以牛最为重要，牛奶和黄牛作为食用。农业处犁耕阶段，由于尚未找到与农耕相应的共同基语，所以其详细情况不很清楚。

但在他们的共通基语中发现有铜、银、金等词汇，表明他们已进入青铜时代。梵语土垒(dahi)相应的词，在希腊语和意大利语中都能找到。这说明他们的村落是围上堡垒，或将邻近村落联结起来，再围上土墙。

本维尼斯特在其著作中还从所考证的共通基语出发，阐述了印度欧罗巴人亲族关系、生活习惯、法律和宗教等问题。但是语言古生物学所能叙述只能如此，其余要让考古学和古文献去证明。

三

考古学和古文献资料表明，印度欧罗巴人于公元前二千年纪左右，从原住地向周围大规模迁徙。

希腊本土的青铜时代，称希腊底时代，它分为前、中、后三期。希腊底后期又称迈锡尼时代。古典希腊语多为当地土著的借用语，因为希腊人并非当地居民，而是从北方入侵并奴役了当地居民的一支民族。迈锡尼时代希腊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族希腊语派中的中央方言群，这一点是广大学者都同意的。问题在于希腊人何时从北方侵入希腊本土？希腊底前期文化产生于前2800—1900年之间，特点是盛行着用金银制造首饰物的文化。希腊底前期的第一阶段(前2800—2500年)，能同其先行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相衔接，看不出入侵者破坏的痕迹。希腊底前期第二阶段(前2500—2100年)，原先文化继续发展，达到新的高峰。可是进入第三阶段，情况突变，许多村落、居民点被烧焚，被掠劫，更有甚者许多村镇化为废墟。

之后，在希腊本土上建立的希腊底中期文化，开始时村落规模很小，文化水平也很低，这被认为同希腊底前期第三阶段没有联系。其间差别在陶器制作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早期那种作为饮用杯的船型陶器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米尼亚陶和浅黑色彩陶。米尼亚陶取名于最初发现地点奥昆门的传说王名。这类陶器质地薄，呈黝黑色，全用手捏成形的。外型模仿金属容器，多为高脚杯和瓢带式的浅钵。表面十分粗糙，没有彩纹。

浅黑色彩陶以瓮、注口壶和广口钵为主，上半部饰以彩纹，即在白色的土坯上画着黑、红、白颜色和直线，涡旋形、几何学形图案。其中大部分都是用手捏成形的。

米尼亚陶和浅黑色彩陶都不是在希腊本土制成的，它的发源地在哪里，现在还不清楚。但毫无疑问这些陶器同北方入侵的希腊人有关。按勒尔那碳¹⁴定年，希腊底中期应从前1948±

117年算起。

附： 希腊青铜时代编年

时 期	克 里 特	西克拉底斯群岛	希腊本土
青铜时代 前期 (前2800—前1900)	前宫殿期 米诺斯文化	西克拉底斯前期文化	希腊底 前期文化
青铜时代 中期 (前1900—前1600)	古宫殿期 米诺斯文化 (前1900—前1700)	西克拉底斯中期文化	希腊底 中期文化
青铜时代 后期 (前1600—前1100)	新宫殿期 米诺斯文化 (前1700—前1450)		

从早期文字资料获悉，在迈锡尼时代，希腊语派同印度、伊朗语派各种语言之间有惊人相似之处。例如，表示动词过去式，在其词首都带有添加音。

Pém̄pō (现在式，我去) épempon (过去式，我去)

虽然希腊语派和印度、伊朗语派在动词过去式上是互通的，但处在他们两者之间的小亚安纳托里亚语派——喜特语却看不到这种现象，这又从何解析呢？原来安纳托里亚的印欧人，比希腊人早一步即于前三千年代末经黑海东岸向小亚移动，在南下凡湖地区时受到亚述人的反击，因而转向西南到哈里斯河流域，征服了当地土著而定居下来。其后又有一支印欧语族分两路南下，到达巴尔干半岛以及伊朗和印度。这件事在出土的泥版文书中有所反映。洛德所著《早期安纳托里亚》一书有详细记载。

从以上种种资料来看，印度欧罗巴人的原住地，应该在联结黑海和阿尔卑斯山一线以北，里海以西的地区。那里离海远，并有平原。看来，他们向外扩散最早是在公元前三千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学者对印度欧罗巴人原住地问题有不同见解，苏黎世大学的厄恩斯特·迈耶认为原住地是在欧洲中部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化圈之内，他们语族的形成是在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三大文化圈是带纹陶器文化、绳文陶器文化和北欧的新石器文化。丹麦考古学者约翰尼斯·布朗斯提德认为，印度欧罗巴人形成地在俄罗斯南部到土耳其斯坦南部这一狭长地带。这里气候干燥，适于居住(1962)。德国语言学者保罗·蒂姆从纯粹语言学出发，主张印欧语共通基语的原住地，在斯维瓦河和奥得河流域之间(1954)。挪威学者卡尔·马斯特兰德推定印欧人原住地是在里海和阿富汗山脉之间的草原地带(1957)。墨西哥考古学者彼得罗·博希·金普拉认为，讲印欧语的各个民族并非单一起源。约于前二千年代，由南斯拉夫、篷得(里海沿岸)和高加索三个地区的民族联合而成，其祖语大约均可追

溯到前五—四千年代(1960)。意大利学者德沃托主张,印欧人的原住地在欧洲中部新石器文化的带文陶器文化圈,尤其可能出现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后来向德国中部移动(1962)。保加利亚语言学者弗拉基米尔·戈尔吉也夫认为印欧人原住地在喀尔巴阡山以南到巴尔干半岛的平原地带(1962)。此外,蔡尔德的《印度欧罗巴起源的研究》以及谢勒的《印度日耳曼人的发源地》都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重要资料。

四

随着考古学调查研究的进展,印度欧罗巴人原住地的问题引起更多人的兴趣,而他们研究的对象也就更加具体了。在近年研究的成果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兴登堡大学的斯图尔特·皮戈特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玛丽·金布塔斯的著作。

皮戈特于1965年出版了《古代欧罗巴》一书,该书第三章专门对印度欧罗巴人的问题作系统研究。

根据加涅什出土的泥版文书记载,小亚安纳托尼亚高原,早在公元前两千年代就出现一支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喜特人。他们统治当地居民,并建立起霸权。依此推论,在喜特人向小亚推进以前,即公元前三千年代,印度欧罗巴人究竟分布在哪里?

近来,许多语言学者断定,印度欧罗巴人的原住地是在东起乌拉尔,经高加索,直抵喀尔巴阡山,沿着里海、黑海这一弧形地带。这一设想是以他们共通基语中某些动植物的名称(诸如山毛榉、榭树、桦树、柳树、熊、狼、猪、鹅、大胡蜂和鲑鱼)作为依据的。

这里所确定的范围也为考古学调查研究所证实。考古发掘表明,公元前三千年代这一地区居民驯养牛、马、猪等家畜。他们学会铜和青铜的冶炼术。车辆、车轴和车轭都是用金属制成的。但车辆呈圆盘状,并非采用条辐构成。

这里已开始出现社会分化。最高首领称僧王,由王族产生。属于统治阶级的战士拥有各种封土。定期举行全体战士会议,讨论各种重要事情。一般居民从事耕作,组成村落,土地共有,可能采取共同耕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南部发现的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铜器时代的居民生活状况,同语言学者所想象的印欧人的活动十分相似。

例如,在第聂伯河下游米哈伊洛夫卡发现一个遗址,遗址的居民显然属于铜器时代农耕居民。他们种植谷物、饲养牛、马、羊、山羊等。居住在长方形屋屋组成的村落中、墓葬采用单人葬。有趣的是,其坟墓外形和陪葬品都同三千年代后期安纳托里 alaca 遗丘上的陵墓,以及两千年代中期希腊本土迈锡尼竖穴坟非常接近。再则在库班河流域各坟墓都发现圆盘状车轮。

据此,皮戈特认为,语言学者提出的印度欧罗巴人原住地在喀尔巴阡山和高加索之间这样见解,同考古学者的发现是不谋而合的,

如果以俄罗斯南部为中心向周围地区伸延,还可以看到许多公元前2300—2100年的居民点残迹,如罗马尼亚的红土坟和草原式的古坟,以及乌克兰的特里玻里文化。这里发现的一种夹衣服和夹头发用的槌状尖头铜制别针,同俄罗斯南部铜器时代文化极为相似。而这种别针在小亚阿拉西亚遗丘、希腊列尔纳遗迹、中欧东端乃至丹麦等地都有出土。

这时在欧洲东部、中部、北部平原、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以及荷兰等地,前三千年代初期那种横长房建筑、带文陶器文化传统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文化。新文化的特点是:周

边画有结绳图案的绳文陶器、单葬坟、陪葬品中有象征权威的武器和石制战斧。这无疑是一支新的民族。根据碳¹⁴定年,这支绳文陶器和石制战斧民族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到达此地的。

新来的民族以畜牧为主,如公元前2300年间荷兰AnLo遗迹就是用木栅圈围牲畜。过去长期持续的多瑙河流域带文陶器文化已经绝迹。居民以家族为单位聚居在长方形屋子里。这种屋子在安纳托里亚(小亚)和狄萨里亚(巴尔干半岛)早就有发现,而且分布很广。

新来民族以方木造成棺椁,营建坟丘。这种埋葬方式在欧洲中部,特别是在草原地带斯基台人的古坟中经常可以看到。

总之,在公元前2500——2000年之间,新来民族给当地文化带来很大影响。公元前2000年保加利亚的加拉诺乌遗迹遭到洗劫,欧洲东部、中部和西北部的一些文化也被毁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的地方也出现另一种情况:随着新来者的到来,与当地居民相结合,促使当地文化迅速发展。维也纳郊外有个遗迹,叫巴登文化。这里的遗丘已发展成为普通集镇,农业技术也有很大改进。巴登文化一直使用四轮车。车辆呈圆盘状,无条辐。这种车轮是俄罗斯南部印欧人所特有的。因此,皮戈特认为,这些事例说明了公元前三千年纪到前二千年纪初,印欧人从俄罗斯南部原住地出发,向欧洲中部和西北部移动。

皮戈特是英国著名考古学者,曾对包括苏联领土在内欧洲各地进行考古调查,于1926年写成《雅利安人》一书。他根据考古资料,总结出当时分布在欧洲各地的印度欧罗巴人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 ① 有柄孔的石制战斧;
- ② 槌状尖头别针;
- ③ 单坟墓;
- ④ 圆盘状车轮。

以上这些对印度欧罗巴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当然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的说法还比较笼统,还不可能提出具体答案。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出生于立陶宛并精通欧洲青铜文化的考古学者金普塔斯,才进一步解开印欧人这个谜。

五

金普塔斯于1956年在宾夕法尼亚召开的国际民族学会议上提出题为《公元前两千年纪初欧洲文化的转变》论文。此后她继续钻研这个问题,于1966年4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的第三次印度欧罗巴会议上发表题为《原印度欧罗巴文化——公元前五、四、三千年纪库尔干文化》,1974年,又公开发表题为《关于原印度欧罗巴人的我见》一文,在上述文章中贯穿着这样思想:

“考古学者手头有充分资料足以论证原印度欧罗巴人起源的时间和地域问题。语言学者虽经过多番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但要弄清其发源地问题尚为时过早。”她以考古资料为依据,将印度欧罗巴人的形成及其向外扩展分为一系列相续的文化阶段,总称为库尔干文化(古坟文化)。

库尔干文化是指乌克兰和伏尔加河下游属于公元前5000年——2000年间存续的文化,它分为几个文化圈,我们从金普塔斯著作《欧洲中部和东部青铜时代诸文化》和苏利米尔斯基的《俄罗斯先史》中得知其详细情况。

金普塔斯认为,“库尔干文化不仅是印欧人发源地文化的标志,也是他们文化各个发展阶

段的标志”。她把库尔干文化分为四个时期，并逐一作了说明。

库尔干第一期，指位于库库特里·特里波里文化圈东部第聂伯·伏尔加草原上的古坟文化。它属于公元前五千年纪后半期新石器后期文化。这里居民以狩猎和捕鱼为主，使用月牙形工具和带有装饰的尖底陶器。遗骸作竖穴埋葬，其上筑以低平坟丘。在伏尔加河下游、乌拉尔南部和加弗加斯北部的初期竖穴式古坟文化，以及第聂伯河流域的上层文化都属于此类（上层文化发现于第聂伯河的一个浮岛上，其下层为带有穿刺花纹的新石器时期文化）。

库尔干第二期，约出现于公元前4000—3500年。原来在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一带生活着加弗加斯血统的第聂伯·顿涅茨人，公元前四十年代初，来自东方的竖穴古坟人伯河下游，向这里推进，排挤了当地居民，就地定居下来。之后，竖穴古坟文化，越过顿河，席卷第聂达伯河下游，并沿着多脑河西进，直达匈牙利北部。古坟人（库尔干文化人）遗骸仰向，下肢略为弯曲，安置于竖穴之中。陪葬品有战斧、扁平斧、三角形和梯形石镞、细长石刀、铜锥和各种装饰品，墓穴上面还复盖着低平积石坟丘。从黑海西岸到匈牙利蒂萨河之间的地域，散布着为数甚多的这类古坟，说明了库尔干人在这一地区频繁活动的情况。

库尔干文化第三期，相当于公元前3500—3000年。这时库尔干文化明显地波及到包括马其顿在内的巴尔干地区、欧洲中部（直到波兰南部）、安纳托利亚以及伊朗高原北部。以上各地的原有文化都被消灭。不仅如此，库尔干文化还进抵多脑河上游，开始向欧洲北部移动。

库尔干文化第四期，相当于公元前三千年纪。这时是库尔干文化对外扩展最繁盛的时期。它波及到欧洲北部、希腊本土、安纳托利亚南部、叙利亚、大概还有埃及。在这些地区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防御之用的坚固堡垒，第聂伯河下游米哈伊诺夫卡城寨（3000B·C）和南斯拉夫北部Vucedol城寨（3000B·C）都属于此类。

关于侵入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民族，会使人想起特洛耶的第二城。金普塔斯把特洛耶第二城的国王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三王朝都当作入侵的库尔干人（印欧人）。她还认为安纳托利亚北部亚拉西亚遗丘、Horoz Tepe豪华王陵以及库潘王朝都是库尔干人所创造的。

金普塔斯对库尔干文化进行分析之后，又根据考古资料阐明她对印度欧罗巴人起源问题的看法。

她认为，总的说来库尔干第一、二两期文化并没有多大差别。它分布于乌拉尔南部和第聂伯河之间。现在已发现的属于这两期文化的遗迹约有一百多处。以第聂伯河畔捷列伊弗卡的遗址来说，这里有村落群和坟墓。一些房屋里设有炉子、磨坊和制陶作坊。村落一角发现有碎陶片、兽骨和贝壳。在家畜骨骼中马骨占74%、牛占21%、其它为猪和羊。

在库尔干第一、二两期的遗址中，找到许多兽骨。由此推知，当时的野生动物有红鹿、獐、野猪、穴熊、狐、海狸、兔、狼、貂、野生驴马等，它们都是当地居民猎获的对象。所留下的淡水鱼骨和骨针表明，当地居民曾沿着江河湖泊从事渔猎活动。

从出土的石锄、石皿、石杵、石臼以及骨柄和木柄的石镰刀中，可以看出当时居民所从事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

铜在各地已有开采，作为指环、涡状钏和垂饰之用。

一般武器有30cm战斧、长枪、石镞和由斑岩石制成的环头斧。这些武器在军事首领和一般战士的坟墓中都有发现。

库尔干文化实行男女分葬。墓旁筑有家畜墓，采用竖穴式墓坑，由石板构筑而成。

总之，库尔干文化具有其独特性。从其整体看来，这种文化与俄罗斯北部月牙形文化、乌拉尔中部穿刺文彩陶文化、乌克兰北部文化以及巴尔干半岛文化都不一样。其中突出的一点是，这里饲养马匹，各种马具使用得十分广泛。

它也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在第聂伯河下游发现的一座古坟中，找到一个男子遗骸，两足弯曲(屈葬)，遗骸旁边放置一轮双轮盘状车。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所未曾见到的。

据此，金普塔斯断定，印度欧罗巴人的原住地应是金石并用时代的乌克兰即俄罗斯南部的草原地带。这里地面宽广，林草丛生，飞禽走兽，比比皆是，利于他们从事狩猎和畜牧生活。

六

印度欧罗巴人如何从原住地向周围地区扩散？根据语言学和考古学提供的例证，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其向外扩散的情况。

首先应该指出，印度欧罗巴体系中的各族在对外扩展时很少一次注地在移居地上定居下来。他们往往经过二、三次迁徙才逐渐地同当地居民杂居，进而通婚，这样他们的语言便逐渐脱离原来的共通基语，形成不同方言。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文献记载中所提到的希腊人、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斯基台人、印度人和托卡拉人都是如此形成的。

前二千年纪中期，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印欧人)也是经过几个世纪，分成几批来到印度河谷地，侵服了以摩亨佐·达罗为中心的哈拉巴文化而定居下来。

居住在俄罗斯南部草原地带的印度欧罗巴人，大概在前三千年纪中叶首批沿着黑海东岸和里海西岸波浪式地进入伊朗高原而形成伊朗语派民族。他们的先行者就是喀西特人和米丹尼人。尔后又继续东进，到达西土耳其斯坦，创造克拉斯克文化。估计这是库尔干第三期文化向东扩张的结果。帕提亚人、巴克特里亚人、苏古多人就属于这一支。后来他们又向东土耳其斯坦渗透。

咸海南岸的赫里苏姆人也属于伊朗语派民族。近来考古调查表明，赫里苏姆人已经从事灌溉农业，利用阿姆河进行水运，并参与东西方商业活动。

在古典时代文献里所看到的游牧部落，如金梅尔人，斯基台人也都是伊朗语派民族。苏联学术界认为，金梅尔人是库班河流域大库班文化的创造者。这一文化同顿河和伏尔加河下游的竖穴古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与此同时，散布于顿河和伏尔加河中游的哈巴诺斯克文化，属库尔干文化第三期，于公元前十二到十一世纪向第聂伯河下游发展，形成木椁坟文化。木椁坟文化吸取了当地居民文化而得到发展，到公元前八世纪形成斯基台文化。

斯基台人是典型的骑射民族，具有敏捷机动、果敢善战的特点。它征服了乌克兰的农民和牧民，建立起广大的势力范围。希罗多德的《历史》曾谈到斯基台人的势力圈，从西到东分为“农耕斯基台”、“游牧斯基台”、“王侯斯基台”。其中王侯斯基台占据亚述海以北、顿河以西、第伯河以东的草原地带以及克里米亚半岛，于公元前八世纪到三世纪中期达到全盛，对西方文化的东渐起重要作用。

当时在乌拉尔南部和伏尔加河下游与斯基台文化相平行的有南诺曼文化。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南诺曼人越过顿河西进，制服斯基台人，在乌克兰建立了他们的势力圈。

南诺曼人也是伊朗语派的游牧民族。后来他们掠劫欧洲的东部和中部，从日耳曼人那里学到骑术，进而在罗马帝国和日耳曼人之间进行周旋。

属于印欧语族的古希腊人，最早在公元前2900年从北方侵入巴尔干半岛。从古代希腊为数甚多的方言分析，第一次入侵者是伊奥利亚·亚狄加方言群。之后其主力移向小亚，称东方方言群。第二次入侵者是亚加亚人。他们在米诺斯文化的影响下创造了迈锡尼文化。亚加亚人攻陷小亚特洛耶城。

公元前1150年左右。以多利斯人为代表的希腊人，第三次从北方来袭。多利斯人属西方方言群希腊人，文化水平较低。他们绕过亚狄加南下，消灭了亚加亚文化，其中一些人为追求新的活动场所迁往西克拉底斯群岛和小亚西岸伊奥利亚地区。

从雕刻和陶画推知，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是印度欧罗巴语系各族中相貌长得最为秀丽的民族。米洛斯岛上的阿芙洛底(美神)象和哥林斯的狄密特(奥林匹斯十二神之一，主五谷丰收)象都给人雍容大度，典雅秀美的感觉。到了中世纪，由于南斯拉夫人、土耳其人和其它外族的入侵，各族间血统混杂，从一些美术作品中可以看出希腊人容貌发生了变化。部分血统较为纯粹的希腊人被迫迁往西克拉底斯群岛。

七

关于讲意大利各种方言的意大利人起源的问题，原来在史学上众说纷云。近来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罗马大学马西莫·帕洛蒂诺教授断定，印度欧罗巴语系中的意大利人分为三批从伊利里亚，渡亚得里亚海到达意大利半岛。但在他们迁徙的过程中受到半岛西北部维兰诺瓦地中海人种文化人和里格利斯文化人的强烈抵抗，行动受阻。

迁徙的第一个浪潮属于讲西部意大利方言的集团，后来的拉丁人即起源于此。接踵而来的第二个浪潮，排挤了第一集团，定居于拉丁姆，尔后扩散到西西里东部。第二集团中居住在半岛西南端和坎配尼亚的称奥西人。接着随第三个浪潮而来的人群则定居于半岛的东南部。

在亚得里亚海北岸住着一支同意大利人语言相近的威尼托人。威尼托人早在公元前950年就陆路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现已查明，威尼托人与意大利人同属一种语系，他们扼守古代“琥珀之路”的终点站，从事经营琥珀买卖活动。

在意大利半岛西北部，曾创造过很高水平的文化，对古罗马文化起过重要影响的伊达拉里亚人，不属于印度欧罗巴系统。据传说，他们是从小亚西部吕底亚经海路来到半岛的。他们同当地里格利斯人联合，多次抗击了如潮水般的印欧各族的侵犯。从语言学看，他们与当地地中海人同属一族，因为两者在语言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与此同时，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方，即欧洲的西部和中部，住居着印欧系的凯尔特人。凯尔特人的原住地多瑙河上游。它的文化可追溯到前两千年纪中期安扎提茨文化(青铜时代前期)高塚坟文化、火葬墓地文化。原凯尔特人后来分成东西两支向周围地区发展。

在哈尔斯泰特文化时代，法国东部和德国南部的原凯尔特人称为格利人，而西渡到英吉利的称不列颠人。在哈尔斯泰特文化圈东部的原凯尔特人进入巴尔干半岛，在西是伊利里亚人，在东是色雷斯人。据传说，伊利里亚人与意大利人有亲缘关系，但尚未为考古学所证实。

部分色雷斯人与西进的斯基台人混合而成为达西亚人定居于罗马尼亚；另部分于公元前278年长驱侵入小亚。因亚历山大大王而出名的马其顿人就是住在马其顿的属于西方方言群的希腊人同色雷斯人混合而成的民族。

原日耳曼人的最早踪迹，要追溯到绳文陶器文化(2200—1800B,C)。这种文化分布情况如下：

- ①单葬坟文化(Einzelgrab kultur(丹麦、德意志西北部)
- ②高坏文化(Standfussbecher kultur(荷兰)
- ③舟形斧文化(Bootaxt kultur(斯堪的那维亚南部、芬兰南部)
- ④大陆绳文陶器文化(狭义的绳文陶器文化、德国中部)

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文化同乌克兰的库尔干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在北欧青铜文化时代,日耳曼人已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分为东、西、北三支,不断地向欧洲中部的凯尔特人发起进攻。金发、碧眼、身材高大、长头型是他们主要的体型特征,后来随着不断迁徙,同其它民族混合而逐渐失去了这一特征。纯粹日耳曼人,现在仍保留在北欧三国、冰岛和苏格兰之中。

斯拉夫人形成于乌克兰西部、第聂伯河中游。最早带有斯拉夫色彩的文化为公元前750—500年切诺列斯克文化。这种文化可追溯到前两千年纪中期库尔干文化(印欧系统)。公元前四世纪切诺列斯克文化为斯基台人征服。希罗多德《历史》中所提到的《农耕斯基台人》,就是指原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是以农为主,以牧为付的民族。它不象日耳曼人那样频繁地活动。日耳曼各族从前一世纪开始就进行民族大迁徙,进入欧洲西部、南部,乃至北非。而斯拉夫人在其历史早期只是缓缓地向外扩展,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行动。

但从公元二世纪开始,斯拉夫人逐渐活跃起来。六到七世纪,西进的一支斯拉夫人进入波兰,另一支南下到达巴尔干半岛,突破拜占庭帝国的防御线,侵入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

综上所述,印度欧罗巴人起源问题,最初是由语言学者根据比较语言学而提出来的。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考古学者介入其间,力图用考古资料说明这个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来对欧洲东部、中亚以及其它地方的考古调查,这个问题基本上已弄清楚了。但关于印度欧罗巴人的各种语派的形成和迁徙,在考古学者之间仍有不同意见,尚须继续予以探讨。

~~~~~  
(上接97页)

宗族观念,并与祖国息息相通。1877年山西大饥,横滨华侨就曾捐款12000元以资关切。<sup>①</sup>这样,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就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将日本作为主要据点,在海外发动革命,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正是和旅日华侨的大力赞助分不开的。

人们的组织形式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而不断变化的。日本华侨社会的组织从乡帮到行帮的演变,反映了构成旅日华侨成分的变化和华侨经济的发展。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构成华侨的是以贸易商、高僧和反清复明的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流人”。当时他们在日本备受朝野尊敬。迨至19世纪中叶以后,我国沿海劳动人民被迫出洋到国外寻找生计,闭关政策的废除,日益增多的通商口岸的开辟,海上交通运输事业的发达,旅日华侨人数激增。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是从从事贸易和个体劳动为主的“劳力流人”,华侨素质显然不同,加以中日两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悬殊,华侨在日本的地位下降处境艰难。但在另一方面,华侨所从事的工商业却比明清时期面广量多。基于共同经济利益需要,他们在同乡团体的形式下,自然结成行帮。这种行帮具有宗亲乡谊的地方性,职业的共同性和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的和谐性。它的出现成为日本华侨经济发展和组织程度的一种标志,并构成近代日本华侨社会的骨骞。

① 《横滨市史》第三卷下903页。